

中央电视台8频道隆重播出

天下有情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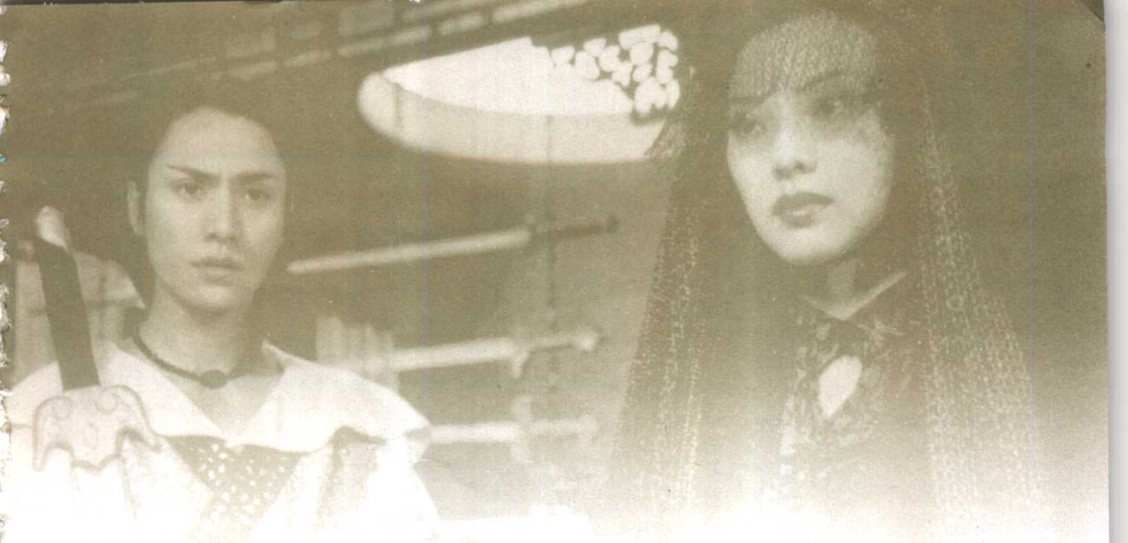
名扬花鼓

MING YANG HUA GU

万万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肇庆市开心文化艺术服务有限公司 联合摄制



天下有情人之

名扬花鼓

MING YANG HUA GU

万万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肇庆市开心文化艺术服务有限公司 联合摄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有情人之名扬花鼓 / 万万金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4

ISBN 7-5059-4617-X

I. 天… II. 万…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978 号

书 名	天下有情人之名扬花鼓
作 者	万万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许松林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	640 × 965 1/16
字 数	798 千字
印 张	40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17-X/I · 3599
定 价	39.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几句感谢的话(代序)

我要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向参与30集电视连续剧《名扬花鼓》制作的台前幕后全体工作人员和一些朋友,致以深切的谢意!

首先要感谢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领导们:高建民先生、魏平先生、贾晓晨先生、张华先生、李小兵先生,还有王丹弋小姐、小赵等等,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指导和推动,这个故事才得以在温馨友爱的环境气氛中诞生。

其次要感谢肇庆市开心文化艺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孔权开先生、孔秀玲小姐、孔令江先生、麦盛辉先生、陆庆义先生,这个故事让你们辛苦了,一直在困难煎熬下坚持到底,一切的一切让我深切体会,也心痛得很!

再者就是要感谢剧组里的每一位同事们,这个故事从无到有,包含着你们多少心血!

还要说的是:“陈坤,我一直都知道,每一个特技动作画面,都让你吃尽了苦头!”

“陈志朋,你付出的所有努力,是会让您的明天更添灿烂色彩的!”

“曾宝仪,继续努力吧!”

“陈慧,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好吗?”

“宝哥(顾宝明)、方姐(方青卓)、大狼(程思寒),你们对我的鼓励,终身受用!”

还有,范导演,你说:“接到你的电话就知道你一定是遇到困难了,而我是想不到有什么理由推脱!”这一番说话让我恒久记住,也在你的太太面前掉泪了,多谢你俩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和疼爱,确实没有别人比你夫妻俩更了解我的处境!

“Marco,感谢您鼎力相助,你的作曲才华每每让我渡过了不少难关!”

“王莉芝,你人太好了……”

“李小婉小姐、萧志文小姐、苗秀丽小姐,谢谢你们……”

最后要感谢的是负责策划并将本书推荐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北京中视精彩影视文化中心董事长熊诚先生、马雅小姐及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李舒东博士。还有,我的家人一直给予我无尽的关爱。谢谢,谢谢!

万万金

2004年2月23日

第 一 集

	时：日/夜	景：皇宫内外/金銮大殿内外/皇宫御书房
1	人：明太祖(朱元璋)、韩逦、文武百官若干、御林军若干、侍卫若干、太监十数名	

朗日晴空下，金碧辉煌的明朝皇宫外，侍卫林立，戒备森严。

金銮大殿上，文武百官并列，向皇上朝拜。

大殿正中处，明太祖朱元璋在一众侍卫及太监簇拥下，正襟危坐在盘龙御座上，威武震慑四方，满朝文武分到上前，一一向明太祖恭敬行礼，施拜。

【字幕及旁白】明朝为中国自治统一的一代盛势，明太祖朱元璋自登上大殿金碧辉煌之御座后，有见及前朝覆灭，全为宗室权轻，君主孤立无援，因而招致败亡。太祖掌权天下，选择名城大都，分封予二十五名皇子皇孙，赐立为王，实行“家天下”，以为可以坐享闭门一家亲的太平盛世，免除一切争权夺势，扰攘不息的灭国危机。谁知道“家天下”的结果，同样难免引来了一场“家事变做天下事”的权位相争，骨肉之祸——“靖难之变”。

雷电交作，紫光透天，一场铺天盖地的暴风雨，一触即发。

皇宫御书房里，天际漆黑的窗外，雷殛白芒闪动，明太祖一脸庄严威武，正在批阅御案上所有奏折。

突然，春雷隆隆作响，惊动了凝神于奏折上的明太祖。

明太祖目光一提，凝视窗外，慎重地观看天象。

太 祖（眉头一紧）紫云盖天，不祥征兆，难道有什么事儿将要发生，损我大明国祚？！

漆黑天际，雷轰电殛不断闪动，骤然间，一道雷电破天直下，正正打在皇宫大殿上。

隆隆乍响，殿上屋檐被轰毁塌下，瓦片毁碎，散落地上。

【字幕及旁白】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早歿，明太祖朱元璋立朱标的儿子允炆为皇太孙，以待日后继承大统，谁料，一个惊人消息，后宫秘密，随即传到太祖耳里……

大雨倾盆，宫殿群之间，一列侍卫和太监簇拥中，见黄罗伞下，明太祖急速地徒步而来。

明太祖快步趋近到被轰毁屋檐的殿前，停步，愣然。

太 祖（端视中凝重）龙殿遭毁？！

就在此际，雨中急速的步伐声传来。

太监韩遥，一手提灯，一手打伞，带着惊惶神色，疾步趋向明太祖。

韩 遥（慌惶颤抖）皇上……不妙……不妙了……

神色凝重的明太祖，目光炯然。

并无他人的御书房内，雷暴轰隆之声响彻，电殒白茫透窗闪动。

昂然坐于太椅上的明太祖，神情绷紧，正在细听面前躬身而立的韩遥禀告。

韩 遥 皇上……皇……皇……皇太孙殿下爷……可能……可能不是皇族嫡血，太子骨肉啊！

太 祖（面色大变）你说什么？

韩遥立即下跪。

韩 遥（难掩心慌）奴才听到消息，不敢隐瞒皇上……殿下爷是调包回来的皇太孙！太子亲生的……（吞吐）可能……可能……是一名公主，已经遗落民间十八年了！

明太祖惊闻秘密，龙颜大怒，顿时从座上而起。

太 祖（青筋暴现）竟有此事？

下跪中的韩遥害怕得只能点头响应。

一阵炸雷，雷电交作，天色惨白发亮。

【字幕及对白】皇太孙允炆并非皇族嫡血，消息让整个大明宗室，风云色变……

御书房内，明太祖负手立于窗前，凝视窗外漆黑中的狂风雷暴。

韩遥心神慌张地躬身立于明太祖背后，等待。

太 祖（沉重细问）公主现在何处？

韩 遥 下落未明！可是，燕王爷已经找到知情的宫女，而且，正在赶往京城，以待皇上调查！

御书房案上，拳头猛然击下，立于案前的明太祖，双目凌厉。

太 祖（坚定不移）皇族血脉相承，岂可胡涂！孤王誓必彻查此事，立斩不赦！

电光白芒透窗射进，惨白闪动下，映照着明太祖目如鹰隼，气魄叫人心惊胆战。

2	时：夜	景：郊外草丛（清平镇）
	人：名祖儿、屈池、樵夫一名	

漆黑中，一柄光刀（饮血刀）劈下，“呀”的一声惨叫，将黑夜划破。

一大堆柴薪滚落处，见身躯壮健的中年樵夫，在饮血刀压在脖子的推动下，缓缓软倒在乱草地上。

双目圆睁的樵夫，脸色很快地变得惨白。

压在脖子上的饮血刀，在满布鲜血的伤口上，不停抖动。

微弱的月色反映在饮血刀上，赫然见鲜血竟然从樵夫脖子内不停倾注向饮血刀，仿佛是被饮血刀在吮吮。

更恐怖的是随着血液被吮吮，本来脸庞和身躯均圆鼓鼓的樵夫，整个人亦很快变得瘦涩，凹陷如皮包骨。

那柄饮血刀突然被红光充斥，然后，猛力抖动的震开，就如在发出已被喂饱的讯号。

阴霾的月光伴着刀光的映照下，此际，方看见饮血刀的主人，竟是一名罩着冷冷铁面具的神秘人(烈火名祖儿)。

面对着手中饮血刀，埋在铁面具里的一双眼睛，流露的尽是满意的目光。

忽然，一阵阵踏在乱草地上急速的步伐声传来。

陶醉在满足中的烈火(祖儿)，如在梦中惊醒，铁面具里的一双眼珠，一转，然后，呼啸一声，迅速飞身离去，消失在黑夜中。

头罩轻纱的屈池，快步趋近倒毙在乱草地上的樵夫，蹲身检视。

微弱月色下，屈池伸手将俯伏的樵夫身躯翻转。

赫然见刚转过来的樵夫，已成一具惨无人色的枯尸。

屈池 (不禁慨然)已经是第三名受害者了!

3	时:夜	景:郊外树林(清平镇)
	人:名祖儿、聂轰	

漆黑中，一条黑影凌空跃下。

落脚于树林间的正是手提饮血刀，脸罩铁面具的神秘人烈火(祖儿)。

手提饮血刀的烈火(祖儿)，昂然而立，神情绷脸仿佛是发现了什么。

祖儿 (冷冷地)可以摆脱一个麻烦，却还是摆脱不了你!

话音刚落，阵阵鼓掌之声，从远而近地传来。

聂轰 恭喜恭喜，烈火，你终于成功的领悟了，唤醒“饮血刀”的第一层魔功!

参差的树林之间，一身飘逸长袍，手执羽扇如儒生，面容却如鬼魅的聂轰，在说话之际，已从黑暗中趋近烈火(祖儿)。

祖儿 (冷冷地背向而说)总是鬼鬼祟祟的来，然后，又鬼鬼祟祟的不见了!……这一次，又给主人差遣什么事情而来了?

原地不动的烈火(祖儿)，连看来人一眼也不看，带着嘲讽的言词，显然对来

人有着鄙视。

已及身至烈火(祖儿)身旁的轰轰,阴霾一笑,轻扇手中羽扇,不愠不怒的趾咧。

轰轰 (阴霾一脸)烈火,你应该知道,假如要成功,没有我,你是达不到的!

目光冷峻的烈火(祖儿),神情凝住,连一点点反应也不反应。

轰轰 (冷冷地)主人要见你!

4	时:日	景:郊外老树连燕王府后院围墙(京城)
	人:花鼓、向晴	

天朗气清,阳光普照。

一条长长的树藤猛然飞荡,不知从什么地方回荡而来,从高处朝向一棵老树摆荡落下。

循飞荡中的长藤往下看,见长藤尽处如有重心般,环腰缠着一名小姑娘,这小姑娘正是花鼓。

长藤很快在老树横伸出来的树桠停住。

一身粗衣麻布的花鼓,如玩杂耍踏钢线一样,熟悉的三步并作两步,往树桠尽处踏步而去。

刚步至树桠前端的花鼓,随即优哉悠哉地仰身躺在树桠上。

俏皮的跷着二郎腿躺着的花鼓,手中拿着一个番薯,开怀的大口大口的吃着。

与此同时,花鼓利用身躯重量,促使树桠不停往下坠而又回弹,摇摆荡漾,犹如躺在摇篮内。

花鼓 (嚼着番薯说着)莲子心中苦,番薯腹内甜!

同一时间,老树下,一名穿着绣花鞋的小姑娘步进,循上看去,正是千金小姐装扮的向晴。

刚步至老树盘根前的向晴,听到老树上发出“沙沙”声响,好奇地抬头察视。

赫见树桠前端的花鼓,蹲着身躯,树桠受压下坠,摆荡不停,险象环生。

向晴 (仰首高声)姑娘,是不是遇上危险呀,需要帮忙吗?

向晴喊声未完,已见花鼓随着缠身的长藤飞荡,“呼”的一声,失去踪影。

仰首中的向晴,有所担心的四处张望,探视花鼓往哪儿去。

但见花鼓却熟悉的随着腰缠长藤,不偏不倚飞荡回树桠前端。

向晴不禁惊讶。

本来两手空空的双手,此刻已拿着鸡腿和大串葡萄的花鼓,如前一样,屁股一蹲,便横身躺在树桠上。

老树下的向晴，讶然中仍然替花鼓担心。

向晴（关切）姑娘……

又是跷着二郎腿躺在树桠前端的花鼓，正咧嘴欣赏手中收成之际，闻言，扭头往树下看去。

花鼓（看着向晴）是你叫我吗？

向晴（仰着点头）你没事吧？

花鼓（乖巧甜笑）嘻嘻……我会有什么事儿呀？

花鼓说着，已开心的忙不迭地抽起左手中的葡萄吃了两颗。

花鼓（尝着陶醉）哇……好甜啊，真好吃啊！

尝过葡萄的花鼓，有感向晴善心关怀，对向晴萌生好感。

花鼓（对向晴喊道）哎……这葡萄很甜，请你吃吧！

花鼓说着，已落落大方的把手中那大串葡萄从老树上，猛力全掼给向晴。

向晴感到花鼓坦率可爱，脸带微笑，伸手从半空中接过花鼓掼来的大串葡萄。

向晴 你将葡萄都给我了，那你呢？

但见树桠上的花鼓，此刻已咬着鸡腿，吃得津津有味，自得其乐。

花鼓（嘟囔着说）没关系，没关系……（扬起手中鸡腿）这是借的……（挥手指着向晴的葡萄）那是贷的……难得有缘相见，都拿去吃吧！吃得高兴就好喽！

花鼓说罢，又大口咬了一口鸡腿肉，嘟囔。

向晴（讶异）啊……吃的都可以借，可以贷？

花鼓 嘻嘻……当然啦，过了前面的围墙就可以啦！

花鼓说着，顺手指向前面隐蔽在茂密老树后的一座大宅（位处京城郊外的燕王府）围墙。

向晴（不禁失笑）哦……原来是祭品，你的道理可新鲜喽！

花鼓（雀跃）当然啦！……（忽发奇想）哎……难得有个伴儿，你等一会儿，我再多拿一点其它的，还要拿酒回来，咱们来一起吃一起喝吧！

花鼓话音刚落，不由分说一拉长藤，纵身荡去。

5	时：日	景：燕王府后院连厨房及厢房内（京城）
	人：花鼓、朱棣、玉娘	

这是位处京城郊外燕王府的后院，僻静角落处是府上厨房。

厨房门外地上，摆放了美酒设立了一个小型神龛，恭奉着灶君，神龛前的小祭台有清香三炷在燃烧，还有一些三牲酒礼。

此际，见花鼓身轻如燕，执着长藤飞荡的花鼓，凌空跨越围墙，迅速荡进了这

大宅的后院。

随即见花鼓伸手往祭台，选取拜祭的食物。

循着花鼓飞荡向祭台取食物的顷刻，见靠着厨房旁边的一间厢房里，显然是有人正在里面闲谈中。

但见花鼓根本无心偷听，是自顾自的对准祭台选择着食品，更有时取起了一块肉又放下，宁愿捡起两根香蕉，显得三心二意。

陈设简洁的厢房，显然是一间客房，房里只有气派十足的燕王朱棣，和一名年已过半百的老宫女玉娘，他们正在谈着公主之事情。

背向窗户而站的燕王，面对着眼前的玉娘，神情甚是凝重。

朱 棣 玉娘，到底公主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

玉 娘 启禀燕王爷，奴婢自从把公主带出皇宫之后，一直都在逃避追杀，那时候，为了保住公主安全，奴婢就只有把她送到一团戏班里去！从此，公主跟随戏班，以表演“花鼓舞”为生！

朱 棣 是哪一团戏班？

玉 娘 “吉祥戏班”！

朱 棣 哦……那戏班是在哪儿呢？

玉 娘 当年，那戏班只是路过京城卖艺，听说是没有固定的落脚处，而且，在多年前亦已经解散了，奴婢也就从此失去公主下落！

玉 娘 （心感歉疚）燕王爷，奴婢实在愧对吕妃娘娘和公主啊！

玉娘激动地向朱棣叩首，但见朱棣仁慈的躬身，伸手扶起玉娘。

朱 棣 （安慰着）玉娘，别哭了，你就先把事情始末，详细地告诉本王吧，本王自有主张！

循着燕王朱棣安慰着老宫女玉娘之际，见朱棣背后的窗外，摆荡着的长藤正在晃动。

6	时：日	景：郊外老树连燕王府后院围墙（京城）
	人：花鼓、向晴	

见半空中，花鼓失了平衡，随着腰缠的长藤，凌空地被猛力反弹回来。

花 鼓 （花容失色地尖叫）哇……救命呀……

一直站在老树下张望中的向晴，闻言，仰首。

向 晴 （见状愣住）怎么啦？

顺着长藤飞荡回来的花鼓，失去对长藤控制本事。

花 鼓 （手足无措地大喊）救我呀……救我呀……

向 晴 （替花鼓紧张担心）姑娘……

向晴见势不对，腾身而起，扑向仍在半空飞荡中的花鼓，准备拯救花鼓。

向 晴 (飞跃中喊道)姑娘,拉着我!我们用轻功回到树上去吧!

花 鼓 (惊叫一样)什么?……什么轻功?……我是不懂武功的呀……

向 晴 什么……

向晴闻言已来不及反应,说时迟,那时快,花鼓已慌乱的搭住了向晴伸出的手腕,把半空中的向晴,也同时扯向围墙那方,飞荡。

晴朗的天际,就只闻两位姑娘“哇”的惨烈叫声,却不见人影了。

7	时:日	景:燕王府后院厢房内(京城)
	人:花鼓、向晴、朱棣、玉娘、张文、赵韬、铁武、方略	

厢房里,燕王朱棣,神情沉重,而身旁的老宫女玉娘,微低首的脸上,也满布着担心。

朱 棣 (有所忧色)公主乃是天子龙脉,命贵至尊……应该是可以逢凶化吉,得到苍天保佑的!

朱棣话音刚落,“哗啦啦”的,花鼓和向晴竟双双撞破瓦顶,从天而降般,急速地跌进房里来,并滚倒在朱棣和玉娘跟前。

朱棣和玉娘见状,同时愣住。

花 鼓 (抚腰摸臀惨叫)哎唷……哎唷……

向 晴 (疼痛中扶着花鼓)哎唷……你怎么啦?……痛不痛呀?

花 鼓 哎唷……哎唷……那么高掉下来,屁股都开花啦!你说痛不痛呀?……

哎……哎……哎唷……你又怎么啦,痛吗?

向 晴 (强作支撑)我没事啊……(但又忍不住闭目呼痛)哎唷……哎唷……

花 鼓 看你眼耳口鼻都挤在一堆了,怎么会没事的呢?让我看看吧!

朱 棣 (终开腔喝住)大胆!你们是什么人?

正检视向晴伤势的花鼓,闻言,才注意到身旁站着的朱棣,与向晴双双抬头看向朱棣。

花 鼓 (毫不畏惧)喂……你在喊什么啊?

花鼓话音未落,朱棣的四名近身护卫,张文、赵韬、铁武、方略,已闻声急忙从外推门,抢步冲进房来。

只见四人二话不说,便提剑拔刀,搁在花鼓和向晴的项上。

张 文 (大刀搁在花鼓项上)大胆刁民,竟敢闯进“燕王府”!

方 略 (严正斥问花鼓)你们是什么人?

仍然坐在地上的花鼓和向晴,被威胁下,难掩惶恐的相视一眼。

花 鼓 (想着应对)我们是……

花鼓支吾着，目光流转，不知怎么解释，惟有要泼。

花鼓（刁蛮的仰首回话）哎……咱们干吗要告诉你们呀！

张文二话不说，已把搁在花鼓脖子上的大刀，用力一压。

张文（威吓）说！

花鼓被吓得怔住，与向晴靠得更近，而向晴亦本能地伸手想护住花鼓。

花鼓 我们……我们是过路……不小心掉进来的！

方略 胡说八道！

同样提剑在花鼓项上威胁着的方略，说时，手中剑也刻意抖动的示警。

花鼓（气煞地转向方略）什么胡说八道，会不可能吗？……不可能，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出现了，难道是要说，咱们跟你们有什么缘，才会碰上吗？

赵韬（威吓）哼，什么过路的，你们分明是要对燕王不利！

此际，是赵韬以剑压迫向晴了，花鼓见状，随即从怯懦的，再度转为坚强，杏眼圆睁。

花鼓（呱呱的理论）喂，你们真是不分南北东西，不问张王李赵，我们为啥要对燕王不利呀？……再说，燕王又有什么了不起呗？我还以为是皇帝呢！……那么凶！

铁武（怒目一瞪）你说什么？敢对燕王不敬？

花鼓（已气在心头）哼，是你们先不讲理，可怪不得我呗！

张文、赵韬、铁武和方略，面对刁悍的花鼓，竟然一时无言以对，不自觉地互视一眼。

一直站于旁边的朱棣，沉静看着花鼓，以眼神示意四名护卫，挪开兵器。

朱棣 好了，就先听听这位姑娘有何解释吧！

花鼓（随意地说）有什么好解释的，不小心就是不小心嘛！……你以为我想掉进这里来的吗？

朱棣 就是这样吗？

目光逼视着花鼓的朱棣，从花鼓污秽的脸容以及举止上，不禁又感到花鼓是单纯的。

花鼓（逃避着目光不知如何解释）嗯……我知道我这样说，你们一定不会满意的了！（看着向晴）你说，对吗？

向晴（大方得体）这位燕王，我和这位姑娘实在是无心冒犯的，更不会对燕王心存不轨意图，若是有得罪之处，还望燕王见谅！

花鼓见状，立即堆着笑脸，有样学样的也向朱棣欠身施礼。

花鼓（装着轻松的手舞足蹈）对对对……不知者不罪，我们又不是故意的，都是一场误会，就这样算了吧！

朱棣 送两位姑娘出去吧！

一直站于朱棣身旁，不发一言的玉娘，看着众人离去，随即也向朱棣躬身施礼。

玉娘 燕王海量！……唉……如果公主得保平安，应该也像这两位姑娘一般年纪了！

朱棣 嗯……

8	时：日	景：燕王府大宅后院厢房内门外（京城）
	人：朱棣、玉娘、张文、赵韬、铁武、方略	

厢房内，老宫女玉娘仍是沉默地站在朱棣背后，等待指示。

而张文、赵韬、铁武和方略，四人已分左右恭立在朱棣前面，回禀。

张文 属下敢问燕王，真的不怕这两位姑娘有问题？

朱棣 看她们不像是撒谎，不过……为万全策，你们马上打点上路！

四名护卫闻言，立即整齐地上前一步，拱手应诺。

9	时：日	景：京城外官道
	人：名扬、名祖儿、朱棣、玉娘、张文、赵韬、铁武、方略、燕王府官兵若干、轿夫十数名、侍女数名	

天上乌云密布，卷来了团团黑云，笼罩旷野山坡，仿佛要吞噬大地。

官道上，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簇拥着两顶轿子向前路皇宫城迈进。

被护卫在队列当中的那顶锦绣大风轿，前面昂立着燕王朱棣的四名近身护卫，张文、赵韬、铁武、方略。大风轿内坐着朱棣。

尾随的一顶客坐轿子，里面坐着的自是老宫女玉娘。

突然，官道上刮起一阵怪异旋风，直卷而来。

张文、赵韬、铁武、方略四人同时感觉有异，骤然色变。

四人相视一眼，随即拔剑提刀，凝神戒备。

张文 大家加紧防备，保护燕王！

瞬息间，一阵狂傲笑声从棧道传来，脸罩铁面具的“赤色火焰”头目……烈火（祖儿）如大鹏展翅，凌空中奔雷杀至。

但见烈火（祖儿）凌空过处，随手挥舞饮血刀，只是一瞬之间，眼下的一众卫侍官兵，哀号惨叫，相继血溅当场，一一被杀倒下。

张文（怒斥）大胆狂徒，放肆！

祖儿（狂妄大笑）哈哈……无能小辈，让开！烈火今天是特意来取燕王人头的！

烈火（祖儿）说完，一挥手中饮血刀，瞬即狂风大作。

四名护卫立即贴近朱棣乘坐的大风轿，保卫。

护卫在前后的其他官兵，亦立即行动，全都靠近大风轿周围，准备。

却在此际，一派贵胄皇者风范的朱棣，揭帘而出。

朱 棣（不惊不惧地仰首看向烈火）在本王面前，竟敢如此狂傲！

祖 儿 哈哈……燕王今天遇上烈火，就休想可以平安回到宫里去！

朱 棣（沉着的凛然威风）来人，立即将叛逆擒拿！

刚直不阿的朱棣，命令下，随即见周遭护卫的一众人等，拱手应诺。

四名护卫手一扬如讯号，立见两旁部分官兵整列排阵，张弓搭箭。

疾箭凌厉射出，直攻向烈火（祖儿）击去。

山冈上的烈火（祖儿）冷然一笑，随即挥舞饮血刀，凌空飞身，将如雨下疾射而来的劲箭，一一挡开。

祖 儿 哼，你们怎挡得了我的去路！

饮血刀一挥而过，疾射而来的劲箭，已悉数挡下。

张 文（见状叱喝）上！

四大护卫带领着部分官兵，抡剑而上，剑气激荡如涛旋卷，断石破金，人如暴风，破顶而下，直击向烈火（祖儿）。

烈火（祖儿）挥动饮血刀，虹光白芒划破长空，刀势如雷，横扫向四大护卫与一众官兵。

“哗啦啦”的，四人和一众迎战的官兵，竟被悉数击散，甚至有的受伤喷出一口鲜血，倒跌在地上。

严阵以待的第二批卫侍官兵们，见状，无不心中悚悚危惧，面面相觑。

祖 儿（盛气凌人）大明江山，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可真的全是窝囊废！

但见朱棣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与烈火（祖儿）凝神对峙。

朱棣危在旦夕，千钧一发间，一条身影凌空飞身而来，并在朱棣身前破空划出一剑。

顿见剑气旋卸地上，正好与烈火（祖儿）疾击前来的杀人气劲，相击碰在一起。

朱 棣（不禁惊讶）名扬！

祖 儿 哈哈……原来燕王的背后，还是有高手的！

名 扬（微笑相向）承蒙抬举！名扬好管闲事，今天是决不让你伤害燕王的！

瞬息间，二人短兵相接，虹光与白芒，闪动中互相驾驭。

半晌，一阵爆破，烈火（祖儿）同时被名扬的剑气轰击的倒飞丈外，冲撞向背后的石壁，倒地。

优劣立判，烈火（祖儿）愣在当场。

祖 儿（心有不甘的警告）名扬，今天之战只是开始，我还会再找你一决高下！

名 扬（甚是自信）奉陪！

就在同一时间，老宫女玉娘以为一战既定，惊慌的从大轿内走出，慌不择路欲窜走到前面众人当中。

倒地的烈火（祖儿）瞥见玉娘窜走，心念一转。

烈火（祖儿）凌空飞跃中，横开一刀，杀了慌乱中抱头逃窜的玉娘。

10	时：日	景：明太祖寝宫正厅
	人：明太祖、朱棣、国舅、吕妃、韩遥	

皇宫城外，守卫森严，肃穆。

皇宫内，偌大的正厅，明太祖朱元璋在近身太监韩遥侍候下，一脸威严，端坐在太椅上。

雍容雅丽的吕妃在国舅陪同下，恭立于明太祖面前的右方一旁，默然。

而燕王朱棣则早已下跪在明太祖面前正中处，请罪。

朱 棣（惭愧的恭敬回禀）儿臣向皇上请罪！儿臣未能将宫女玉娘及时带返宫中，指证奸党欺瞒皇上，请皇上赐罪！

太 祖（目光深沉）龙脉血统大事，孤王尚要贯彻了解！……你起来回话吧！

朱 棣（恭敬地）谢皇上！

国 舅（一脸凛然）皇上，燕王未能将人证带返，一切就形同是无凭指控，臣敢请皇上赐罪燕王，以儆效尤，还吕妃娘娘一个清白！

朱棣闻言，扭头怒瞪国舅。

太 祖 国舅稍安毋躁，孤王自会秉公处置！

国 舅（不肯罢休）皇上明鉴！事关大统，燕王危言耸听，陷吕妃娘娘于万劫不复，弱质寡妇，既深受丧夫之痛，现下遭逢如此逼害诬蔑，叫人于心难忍，臣恳求皇上替吕妃娘娘做主！

见吕妃一脸懦弱无助，轻低首的默默站在一旁，黯然不哼一声。

太 祖 皇裔血脉声誉，不能糊涂，谁是谁非，孤王必然有个定夺！

国 舅（不甘心的力争）皇上，臣和吕妃娘娘也是这样认为，所以，特意前来……看燕王能带来什么人证，以便当面对质！若是确有欺君之事，臣与吕妃娘娘甘愿受死！……可是，如今燕王既无人证，臣以为此事儿根本就是燕王捏造是非，混淆视听！

朱 棣（已立即拱手而道）皇上，儿臣并没有捏造是非，宫女玉娘确是知情的人证！……（无奈的语气稍沉重）只可惜，在回宫路上，却遭逢暗算，以致身亡，令皇上未能当面问话！皇上，儿臣所言句句属实，请皇上明鉴，莫轻信奸佞迷惑圣听！

国舅（抢白）空口无凭，更无实证，怎么可以让人相信？

国舅（语带相关）更有可能，所谓的知情人证玉娘，是否早已被人利用，又有谁知道？……（转向明太祖）皇上，太子已经不幸过世，吕妃娘娘清誉更不可以让人蒙污辱没，请皇上还吕妃娘娘清白！

而在此际，一直默不作声的吕妃，终缓缓步前，向明太祖欠身施礼。

吕妃 皇上，臣媳以为，这事儿可能只是一场误会，臣媳也不想追究，免得再引起更多的是非闲言，有损国体！臣媳恳请皇上下令，让这事情就此作罢，从今以后不要再提了！

朱棣 不行！……（拱手而道）皇上，真相未能大白，这事情万万不可作罢！

吕妃（无奈眼光看向朱棣）皇叔……

朱棣（与吕妃对视）吕妃娘娘，小王并非有意跟娘娘为敌，要让娘娘难堪，但是，这事情关系宗室血脉相承，小王不敢怠慢，必须找出真相，查证清楚！

吕妃不知如何应对之际，已见国舅挺身而出，不甘示弱的冷嘲。

国舅 娘娘啊，臣早已说过，纵然娘娘是心无城府，处处忍让，可是，有些人却要对孤儿寡妇穷追猛打，不甘就此罢休的！

朱棣 国舅，你在说什么？

国舅（字字铿锵有力）燕王深受皇恩，受皇上封赐，据地一方，声势如日中天，在一众藩王之中，无人匹敌，当然目中无人！

朱棣（气愤）国舅，你是存心煽风点火，陷小王于不义！……（拱手作揖向明太祖）皇上，儿臣尽忠皇上，匡扶大明宗室朝廷，不敢僭越！

国舅（愤愤不平）王爷岂是池中物，可是，用到这种卑鄙手段对付孤儿寡妇，实在让人齿冷！

朱棣（怒斥）谋反易权，罪犯欺君，本来就是万死不足以抵其罪！现在，还出言侮辱小王……（凌厉的盯紧国舅）皇太孙允炆是否皇族嫡血，你们心里清楚！

太祖（龙颜大怒）你们都争辩够了吗？

朱棣
国舅（同时拱手应答）臣知罪！

国舅忙不迭的立即与吕妃施礼下跪。

国舅（装出悲痛的陈词）皇上，吕妃娘娘光明磊落，但求清白，无惧生死，可是，燕王既无半点证据，更要口舌伤人，臣才会心有不忿，望皇上恕罪！

太祖 天子脚下，皇法当前，不容任何人蒙蔽圣听，玷污皇室血脉！

朱棣（理直气壮）公主千金之躯，不能落于草莽之夫的手里！皇上……

太祖（喝止）好了，朝廷宗室大统，“朱家”血脉相承，不容有错，但是，死无对证，孤王也不能只相信你片面之言！……（语重心长）皇儿，你要知道事态严

重,若非如你所言,你也是死罪难饶!

朱 棣 为求真相,儿臣生死无惧!

太 祖 就算人头下地,你也要彻查下去?

朱 棣 儿臣头可断,只求皇上让儿臣彻查真相!

国 舅 燕王纠缠不休,就是要损皇太孙声誉,造成纷乱!

朱 棣 皇上,儿臣愿以半年为期,誓必找回公主,指证奸党,若然找不出公主,儿臣愿以死请罪!

太 祖 (深沉)既然燕王以半年为期,人头担保,孤王准奏!

国 舅 (一怔地抢着响应)皇上……

太 祖 不必再说,半年之内,燕王若是不能查出结果,孤王绝不姑息!

11	时:日	景:皇城内后宫廊道
	人:国舅、吕妃、侍卫二名、宫女一名	

后宫的廊道上,国舅铁青着脸与吕妃步返。

此际,见一名宫女领着两名侍卫,正挑着一个大衣箱,在廊道上迎面而来。

宫 女 参见吕妃娘娘,参见国舅爷!

吕妃瞥见两名侍卫挑着的大衣箱,不禁好奇。

吕 妃 (问道)这个衣箱……

宫 女 (恭敬地)回吕妃娘娘,这箱子里面,都是拜祭先太子爷的祭品,是殿下爷吩咐奴婢,送到后宫外面去的!

吕 妃 哦……那你们就去吧!

国舅驻足回头。

见两名侍卫分前后的挑着大衣箱,身形显得吃力。

国 舅 站住! 将衣箱抬进娘娘宫里!

12	时:日	景:吕妃寝宫正厅
	人:朱允炆、国舅、吕妃、侍卫二名、宫女一名	

大衣箱在两名侍卫搬动下,已安然置放在吕妃寝宫的正厅当中。

站在大衣箱旁边的国舅,随即向搬动大衣箱的宫女和侍卫,下令。

国 舅 你们都退下吧!

国舅目送三人离去,面色顿时凝住,猛然伸手打开衣箱。

(目光一沉地喝令)出来!